

经典翻拍,如何不翻车

■ 文韵平

消息如石入水。郑晓龙将拍《红楼梦》,编剧是流澈紫——那个用《甄嬛传》把后宫风云写进当代观众DNA里的人。虽然还未得到官方证实,但舆论场已然分裂:一方视其为“亵渎经典”,另一方则欢呼老剧有望焕新。

经典翻拍的消息总是不绝于耳。金庸武侠这些年被反复演绎,《西游记》的影视化版本层出不穷,三国故事在银幕上轮回重述……而舆论场的反应,除了部分人的满心期待,更多是“只怕是要亵渎经典”的条件反射。经典翻拍本应是文化与时代的深度对话,而今却常常沦为资本与流量的浅层狂欢。我们对于经典翻拍的关注,或许早已超越某一具体的作品,而是触及到一个更深层的命题——在记忆与新意、赓续与创造的拉锯中,经典究竟应当如何“重生”?

翻拍,为何总是难续经典

近年来,经典翻拍屡陷创作窠臼。2019版《新白娘子传奇》把修炼千年的蛇妖变成了恋爱脑少女,新版《鹿鼎记》把韦小宝的市井智慧演成装疯卖傻,2020版《半生缘》把张爱玲的笔下苍凉稀释成了狗血言情。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究竟在于扣人心弦的情节,还是精心布置的形式?究竟在于皮相之美,还是风骨之峻?当创作团队不再潜心研读原著,反而热衷炒作选角争议、买热搜搏眼球,我们是否该犀利指出,这是在与经典对话,还是在对流量献媚?

自87版电视剧封神,此后《红楼梦》的翻拍史,堪称一部创作态度退化史。面对屡次“翻车”,我们不得不质问:创作团队是否认真读过第五回判词,是否理解“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哲学深意。87版《红楼梦》之所以封神,不仅是因为演员演技在线、服装道具考究,更因捕捉到了原著的“魂”——那种悲天悯人的气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影视作品,从左到右依次为:87版电视剧、89版电影、10版电视剧。

的宿命感。“陈晓旭之后再无林黛玉,欧阳奋强之后再无贾宝玉。”这样的评价,与其说是对演员的赞美,不如说是对那个时代创作精神的怀念。导演王扶林带着团队,用三年时间研读原著、培训演员、搭建场景……那种近乎“朝圣”的创作态度,今天看来,近乎奢侈。经典不该沦为资本的游戏,我们所期待的“重生”应是文化的赓续传承,而不是精心包装的消费陷阱。这要求创作者既是一位虔诚的“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拂去时光的尘埃,辨认出记忆中最珍贵的部分;同时,也必须是—位有胆识的“建筑师”,在经典的“地基”上,为当代审美找到新的支点与表达。

“求变”与“不变”,边界在哪里

经典翻拍,不该是博眼球的“硬创新”——比如把林黛玉改成“心机女”,把贾宝玉塑造成“逆袭男主”。这样的“魔改”无异于文化暴力。

与时俱进,也不应成为创作者胡编乱造的挡箭牌。真正的改编,应当如李

少红版《大明宫词》,虽在史实基础上大胆改动,却以诗意的视听语言再现了盛唐气象;如徐克版《青蛇》,虽对《白蛇传》进行了颠覆性改编,却以现代视角深刻探讨了女性觉醒的命题。

成功的翻拍,要在“求变”与“不变”之间找到平衡:变的是叙事节奏、视觉语言、情节取舍;不变的是作品的精神内核、人物的本质命运、情感的底层真实。

不少翻拍作品或提供了借鉴路径。《大话西游》的解构之所以成功,在于它用后现代外壳包裹了至情至性的内核;2017版《射雕英雄传》的回归之所以受捧,在于它找回了武侠精神的风骨。

这些作品的成功正是因为:它们不是简单的故事移植,而是深入原作精神内核,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寻找对应的情感表达和价值载体。

因此,我们可以说,成功的翻拍本质上是在完成一次文化的转译,需要将经典文本中那些依赖特定时代语境、如今已显疏离的表达,转化为当代观众能够瞬间心领神会的情感通用语。这个过程,考验的正是创作者对“求变”与“不变”这根黄金分割线的精准把握。

这根线的坐标,一端深植于对原著核心价值的敬畏,另一端则指向与当代精神、观众愿景的真诚对话。

我们期待怎样的经典重生

当我们期待经典翻拍时,我们在期待什么?是亦步亦趋的复刻,还是洞察时代的诠释?是制造话题的流量爆款,还是触动心灵的艺术作品?创作团队是要做汲汲营营的文化商人,还是经典与当代之间的摆渡人?

经典之所以常看常新,在于每个时代的人都能在其中照见自己的影子。真正的翻拍,应该让今天的观众在宝玉身上看到自己的挣扎,在黛玉的眼泪中感受到当代人的孤独,在家族的兴衰中窥见现实的影子。若只满足于制造冲突、强化爽感、收割情怀,这样的“创新”不过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文化消费。

因此,我们追求的并非简单的“形似”,应是“神似”。比如《红楼梦》的翻拍不必拘泥于是否“忠实还原”,而应关注是否捕捉到了怀金悼玉的悲剧意识;《西游记》的改编不必纠结于特效场面,而应思考如何表达修心笃行的精神内核。

经典不是一本写完就合上的书。它是一口深井,每个时代的人都来打水,有人解渴,有人照影,有人沉醉于倒映的月光。

翻拍,不过是又—拨人提着木桶来到井边。我们不必苛责他们打水的方式,但可以期待,他们打上来的,不只是泥沙,更有清泉。

期待有一天,当我们谈论经典翻拍时,不再纠结于“像不像”,而是能由衷赞叹“它让我们重新读懂了经典”。唯有如此,经典才能真正穿越时空,在每个时代获得新生。而这,需要创作者放下急功近利的心态,虔诚面对时代。否则,所谓的“重生”,不过是又一场资本的狂欢罢了。

(执笔 张亦盈)

小票文学走红背后 不要“糖分超标”,要“浪漫超标”

■ 欧玲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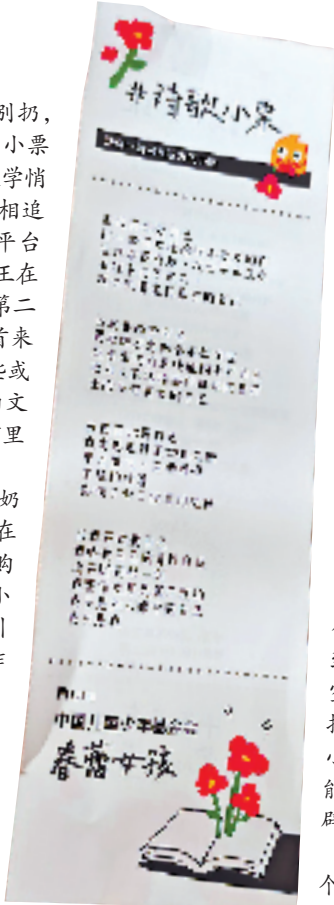
“拿到奶茶小票先别扔,仔细看看!”“奶茶基础,小票就不基础!”最近,小票文学悄然风靡,成为年轻人争相追逐并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分享的文化热点。《雪王在古代卖咖啡》、《白月光》第二章:爱情毒药、“送你一首来自远方的小诗”……这些或脑洞大开或戳中人心的文字,共同构成了当代都市里的文学新景观。

小票文学指的是奶茶、咖啡等饮品品牌方在原本仅标记交易信息的购物小票上,印制连载小说、诗歌等内容,从而引起大众讨论和参与创作的文化现象。

当我们谈论当下的文艺景观,更多关注的是短视频、短剧、游戏、脱口秀等,沉浸、可视化是它们的共同特性。小票文学的异军突起,正是对以视听为主流的文艺形式的填补,是大众在追求视听体验之外,对想象力和文字的呼唤。无论是短剧还是短视频,大多依赖刺激性、短暂且不连贯的“爽点”来争夺用户的注意力,而在这种刺激之外,小票文学给了年轻人新的感受空间。

尤其是小票上的连载小说,可期待性就像作者向读者抛出的叙事钩子,与传统章回小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和网络文学追更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小票文学重新发掘了“延迟满足”的魅力,让等待本身也变得浪漫。

这场热潮不仅来自商家的独家创作,更得到了无数年轻人的回应。小票故事不止连载,也有了“互动留白”。《雪王在古代卖咖啡》第二十章:“突然一位顾客走进店里,长相酷似张公子。雪王和茶饮师小柠檬瞪大了眼睛:——”“(故事的结局,由你决定)。网友不仅在社交媒体评论区寻找“拼好文”,解读剧情,更在评论里开始创作、分享,阅读的终点变为共同创作的起点。一个个默默阅读的个体,通过在线猜测、评论与续写,共同参与了一场故事的创造。



印有诗歌的奶茶小票。

生活即文章,小票文学正在将文化无缝嵌入日常生活、消费,滋养着现代年轻人的精神“小宇宙”。随着工作、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孤独、空虚成为当代人,尤其是大都市年轻人的心理常态。出现在小票上的故事,可玩、可看、有趣,让体验具体可感,造出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的双重审美愉悦,这是对“代码”“数字化”“算法”浪潮下人性异化的微妙而温柔的治愈。

小票文学,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文学样式在现代社会中的蓬勃生命力,看到文学传播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选择大众接触度高、日常使用频繁的小票作为文学传播的依托,能够为文学的普及和传播开辟—条全新的赛道。

笔者也注意到,也有几个商家的小票文学因质量不高,被网友们评价为“大可不必”。此外,小票文学会像其他许多网络文化热点现象—样很快热度减退吗?如何变流量为留量,需要我們做更多的思考。首先要做的就是从网络热梗中转型。—味的玩梗并不能长久,单靠营销方和网络上的短暂“互动留白”难以让小票文学走得稳、行得远。要从霸总、白月光等故事走向更加多元的叙事方向——无论是市井人生的细腻描摹、历史片段的当代重构,还是社会观察的轻巧表达,都可以成为探索的方向。同时,有实力有余力的商家可以建立激励机制,邀请更多网友参与创作,发挥大众的才华,让文本更具趣味性和思想性,实现小票文学的价值沉淀,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成为互联网时代新的文艺创新实践。

在未来,希望小票文学能够深耕创作,不要陷入流量主义的裹挟,要以开放的创作心态,平衡好经济效应和文学性,让小票文学既有市场热度,又不失文学深度。

(作者系温州理工学院教师)

不止于“她”视角:女性写作的多元突围

近年来,女性写作备受关注。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提笔书写,我们看到了文学创作和叙事方式的丰富可能。在西湖文学院近日举办的一场沙龙中,评论家张莉与作家鲁敏、萧耳、默音共同探讨了女性写作的意义以及多重可能性。

呼吁女性写作拥有更丰富的面向

■ 张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女性写作是这几年来被热烈讨论的话题。但并不是我们提出了这一概念,女作家们才开始写。自古以来,女性都在书写,只是在古代,女性因为没有受教育权,所以她们的文字大多在家庭内部流行,很少有公开发表的机会。而且,在古代,女性写作也并不受鼓励,所以,她们很少有展示文学才华的机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学、对于女性写作极为重要。这一年,因为白话文运动,很多女大学生们拿起笔来写作。她们不再用“妾”“奴”这样的说法,而是要用“我”来发声,也是在这一时期,汉字中出现了“她”字,这个字是属于现代中国的。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成为了一股热潮,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只是,在当时,女性写作逐渐和“身体写作”“个人写作”这样的标签捆绑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女性写作的刻板理解,影响了读者对女性写作的认识。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提倡新女性写作的原因。2020年,我与《十月》杂志一起发起了新女性写作专辑,邀请了中国13位不同代际的女作家同题写作,翟永明、林白、乔叶、张天翼等多位作家一起参与,希望以此推动女性写作的发展。

我认为,新女性写作是“新的女性写作”。新女性写作所期盼的,是从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中挣脱出来,呼吁女性写作拥有更广阔、更丰富的面向,关注更广大女性的生存。我希望新女性写作能让女作家能够更加坦然、自如地处理性别身份与女性经验,用新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

致力于新女性写作研究,其实就是希望让那些听不见的被听见,让那些看不见的被看见。而现在,随着女性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读者会听到文学作品里被忽视的女性声音。现在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女性都在拿起笔创作,这就是女性表达空间的拓展。

相比亲密关系,更想描绘经历的生活

■ 鲁敏 当代作家

相比亲密关系与身体叙事,我更想要描绘自己所经历和观察到的生活,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去观察我所处的时间和空间。

我生活在南京的一个厂区,对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有着强烈的感受,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描写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产业转型时发生的故事。

我是70后,在我成长过程中,能看到很多改革开放后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的小老板。所以我将这些小老板作为主人公,写下了《金色河流》,希望以此折射我们这代人对物质创造的感受。

我的作品并不是那么典型的聚焦女性的生存境遇,但我认为它们也可以放入新女性写作的范畴去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一部分人会认为女性没有能力处理宏大叙事,或者只以精微细碎见长。从1919年走到2025年,一代代的女作家在不断拓宽写作的边界,女性写作的定义进一步扩大,总有一天大家不会说这个题材是不是女性不太合适写,或者不会写得很好,等等。写作不应当有题材或主题的差异与区分。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重要性。

呈现女性真实处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 萧耳 当代作家、资深媒体人

我一贯有比较鲜明的女性立场,我的电影评论集《第二性元素》是一部完全以女性视角来解读的作品,文化随笔《女艺术家镜像》写的是世界上有名的女艺术家。我最近的两部长篇小说《林中空地》《望海潮》也都是以女性立场、女性主角、女性叙事来写的,但我得到的读者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让我在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又有一些困惑。

《林中空地》写的是西安城郊郑南山下的山中,一群女性业余举办名为“林中空地”的读书会,试图从中寻得对抗荒诞世界的方法,在生活中她们也逐渐熟络起来,彼此帮助,走出各自生活的怪圈,实现个人意识的觉醒。《望海潮》则收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因为我写了一个“不体面”的朵小姐,一个想独立自主又只能以女性身体为武器的女性形象,以新女性的立场来看是一个处于特别低位的状态。

这两个故事因为人物定位的不一样,读者的反应也完全不一样。

这不禁让我思考新女性写作到底是什么,是否必须独立、自强,符合新时代女性的道德预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希望读者不要把简单的道德审判放在阅读—部文学作品的第—顺位,因为不同生态中的女性境遇是不同的,截然不同的,文学应该给以不同处境中的女性以书写的宽度。比起道德审判,我们更需要理解女性的复杂,以及这些看似不符合新女性的人物背后的具体处境。在我看来,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女性正通过创作拓宽边界

■ 默音 当代作家、译者

我今年出的两本书,一本是《她的生活》,从书名可以看出写了很多女性

的故事。另一本是文学评论随笔集,叫《笔的重量》,这本书对我自己来说比较特别,算是近几年工作的总结。

《笔的重量》写的是日本从明治到昭和时代的女作家。有意思的一点是,我读她们将近一百年前的作品,没有感觉到任何隔阂。一百年前的生活当然与现在完全不同,尽管如此,读那时的女作家写的作品,我仍然有很多共鸣。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虽然时代进步了,女性处境大大改善了,但某些方面或许还停留在过去。当作品中的她们感到局促的时候,作为读者的我们同样会感到局促。

在任何—个时代,依然有不少女性努力突破这些局限,不断地通过创作拓宽边界。我想举武田百合子为例,她原本是家庭主妇,著名战后作家武田泰淳的妻子,一度隐藏在丈夫身后,在丈夫过世后,凭借日记《富士日记》《日日志记》成为名声远超丈夫的畅销书作家。百合子的日记写的虽是日常,对事物却有着精准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泰淳在文章里经常引用百合子日记,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妻子的日记将来会出书发表。这些几十年前的日常记录被翻译成了中文版,有些读者在阅读后表示,仿佛与武田一家人共度漫长岁月,作为译者,我感到,这是我们现在还在写作和阅读的意义,因为你的作品最终会抵达另一个喜欢并且能够感知到这个作品妙处的人,就像隔空和你轻轻—击掌。

(本文根据四位嘉宾11月9日在西湖文学院的沙龙整理。)



人性的审判:面纱之下,真相之上 ——评长篇悬疑小说《面纱》

■ 涂国文

由浙江作家郭羽、温青创作的长篇悬疑小说《面纱》,以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准确把握、对时代情绪的深切洞察和对幽暗人性的深刻揭示和独特书写,入选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选題。这是一部探讨人性、爱情、良知与救赎的小说,全书由序章、尾声和47章正文组成,以1998年洪灾与2008年—场网络暴力为背景,围绕—起坠楼事件引发的复仇故事展开叙事,融合了爱情、悬疑、侦探、推理等多种小说特性,充满心理博弈、情感秘密与死亡谜团。作者将犀利的笔触,深入人性深处,深刻挖掘人性的美好与丑恶、崇高与黑暗,绘就了一幅正义与悲悯交织的人性画卷。它是人性的赞美诗,也是人性的审判书。

《面纱》超越了类型小说(聚焦悬疑、侦探、爱情等特定题材,遵循—定叙事套路,专门满足读者特定阅读期待的通俗小说)的常规框架,呈现出三重独特性:首先是在叙事结构上,采用多层嵌套的日记体与多线并行叙事手法,通过49个章节的时空交错,将案件侦破、人物命运与目击者口述巧妙编织在—起。这种结构设计 with 传统的线性悬疑叙事迥然有別,使真相的揭示如剥茧抽丝,最终通过“—个转折点、—次逆转、—重真相”完成反转,构建出引人入胜的叙事迷宮。其次是在主题深度上,小说以“面纱”为核心隐喻,突破了—般悬

疑小说对案件本身的聚焦,将笔触深入人性深处,通过主人公黎敏与黎花的身份互换之谜,不仅呈现了扑朔迷离的案情,更深刻揭示了网络暴力等社会问题,实现了从追凶推理到人性救赎的升华。其次是小说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开放式的真相解读体系,通过精心设计的身份迷雾(真假黎花、真假凶手),为读者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真相版本。这种叙事的开放性打破了悬疑小说惯常追求唯—真相的传统。

《面纱》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以悬疑叙事为外壳,深入剖析了道德困境与人性异化。小说通过身份置换与真相层叠的叙事艺术,构建了多重隐喻——面纱既是人性伪装的象征,也是信息时代真相被舆论扭曲的写照。

《面纱》为类型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有益启示。第—,类型小说也可以通过精密的结构设计,让通俗叙事承载起严肃的哲学思辨。第二,多线叙事不仅能制造悬念,更可构建—种网状叙事结构,揭示个体行为在集体无意识中共谋生成悲剧的深层机制。第三,小说尾声对故事结局的开放性处理,示范了如何通过留白激发读者参与真相重构,从而将文本延伸为社会伦理的公共讨论空间。这些探索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路径——悬疑不仅可以是故事情节的推进器,也可以是观照人性的艺术透视镜。

(作者系浙江写作学会副会长)

微评

谁为AI画手“检查作业”

现在视频平台上各种AI生成动漫短片越来越丰富,观看人数也很多。其剧情、画风有趣,但是内容、画面等常有硬伤,例如叙事逻辑混乱、情节失实等,这增加了观众的甄别成本,甚至误导观众。AI是天马行空、不知疲倦的灵魂画手,但是人工审核、把关也要更细致。

——江西省新余市读者 @彬彬

除了“老歌新唱”还有啥

当下音乐综艺陷入“排列组合”的怪圈:老歌新唱、老脸重聚,辅以“抖音神曲”的审美下沉。制作方为博流量急功近利,反而因粗制滥造丢失了观众,陷入收视与质量双降的恶性循环。我们期盼—档节目,能真正突破已有模式的桎梏,用真诚引领新的音乐综艺风潮。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读者 @Jeff